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六郎三關宴諸將

卻說楊六郎既得諸將，遣人賚表，進奏朝廷，請授諸將之職，同鎮三關，以防大遼。真宗覽奏，乃與群臣商議。寇準曰：「楊景收服群凶，甚有益於朝廷。陛下當從所請，以安其下。且張大威聲，震恐遼人，不敢南侵。」帝允奏。遣使賚敕，加楊景為鎮撫三關都指揮使，岳勝、孟良、焦贊三人為指揮副使，劉超等一十六人，並授都總部頭。敕命既下，使臣便賚往佳山寨宣讀。六郎接旨，與眾人望闕謝恩，乃款待使臣。使臣既回，六郎又遣人往勝山寨招取陳林、柴敢。不日到了。自是三關之上，扯起楊家金字旗號，威震幽州，遼人畏懼，邊患少息。

時值八月中秋佳節，六郎與眾將飲酒賞月。六郎謂岳勝等曰：「當此良宵，我欲吟詩消遣情懷。諸君幸勿見笑。」岳勝曰：「將軍賜教，銘刻五內，奈何去笑。」六郎又曰：「諸君能吟，亦聯數句陶情，無負此月華也。」岳勝等曰：「請將軍佳制示下，小將當謹依命。」於是六郎口占一律：

月下敲砧響夜寒，征人不寐憶長安。  
霧迷北塞遊魂泣，草沒中原戰骨酸。  
直望明河臨象國，誰將零露捧金盤。  
何年卸甲天河洗，酌酌徵歌歲月寬。

岳勝等曰：「妙哉，將軍之詩。須李杜更生，亦勿能過。」六郎曰：「是何言也！」乃請岳勝等聯句。岳勝又請孟良、焦贊先道。焦贊曰：「岳哥哥先陳，次者孟良哥哥，次者贊，依序而來，勿得推遜。」岳勝曰：「三位僭道了。」遂口誦一闕：

去年今日始離家，久戍邊關倍可嗟。  
別話想來深似海，歸心動處亂如麻。  
時維八月征衫薄，節近中秋酒興賒。  
遙憶濟州州上月，清光依舊照琵琶。

岳勝吟罷，孟良亦陳八句：

天上旌旗擲暮雲，人間鼓角送悲酸。  
瑤池落日回青鳥，月蓼浮雲掩素鸞。  
楊柳漸稀風瑟瑟，芙蓉已老露漫漫。  
蛩聲迭送佳山戍，寂寞愁懷強自歡。

孟良吟罷，焦贊接聲而吟五讀：

綠煙散盡碧空明，滌海水輪漸漸升。  
人事此時知好尚，天心今夜見分明。  
風波搖碎山河影，兔白春殘桂子聲。  
世界大千歸玉燭，劍光相與並立精。

焦贊吟罷，六郎驚曰：「初意子特一鹵夫耳，今觀此作，彷彿曹杜。佳哉佳哉，今夜獨奪其趣矣。然當刮目相看，不敢以武弁概論子也。」焦贊稱謝不敢當。岳勝等又問曰：「將軍二聯，似有餘憾在焉。」六郎曰：「然。吾父子八人歸宋，遭逢遼賊謀逆。吾父為先鋒討之，被仁美陷於狼牙谷，撞死李陵碑下。後打聽蕭后，將先父屍首埋於胡原谷。每欲取回，葬於先陵。奈無機密能幹之人代為此事，心懷悵悵，不知何時遂也。故今晚吟詠之間，不覺真情暴露。」岳勝曰：「將軍念念在親，乃大孝也。蒼天感格，畢竟默佑。後日必定取回，不必憂慮。但當徐徐為之。」六郎曰：「誠然。非目前可以取之也。」

是夕酒散，孟良因六郎言無人代取父骸，尋思：「我不如今夜乘著月色，悄悄偷出營寨，密往胡原谷取得令公骸骨回來。少報三次不殺之恩。」於是收拾打扮停當，竟望胡原谷而去。次日天明，寨中軍士來報六郎，不見了孟良。六郎大驚曰：「昨齊席上歡飲慶歌，因何今早不見？」岳勝曰：「彼乃賊流，在此受制，難以自由，遂逃去了。」六郎曰：「此人性氣剛烈，決不逃走，效鼠輩所為也。」眾人亦持疑不定。六郎悶悶不樂。

卻說孟良送到胡原谷，尋覓令公骸骨，全無人知。忽路逢一遞送公文者，孟良思付：「這樣人或知消息。」遂番話問曰：「楊令公骸骨原埋此處，今何不見了？」那人曰：「向者太后不知因甚事，令人掘起埋於紅羊洞中去了。」孟良聽罷，思付道：「我專為此而來，若不得骸骨回去，徒爾勞苦。不如入幽州，看情圖謀。」遂望幽州之路進行。將近城，偶逢一漁父，乃問曰：「汝今日入城去否？」漁父曰：「明早要去獻魚，如何不入城去！」孟良曰：「獻魚何為？」漁父曰：「明日是娘娘聖壽，遞年要進貢鮮魚慶賀，不敢違缺。」孟良暗喜道：「遂我之謀矣。」乃曰：「我養馬者，亦要進城。與公同趕進城去。」漁父在前，孟良在後，轉過城南幽僻去所，孟良抽出短刀，將漁父殺死。剝了衣服，穿著起來。戴著牙牌提魚入城。守門者盤問，孟良曰：「我黃河漁父，進魚上娘娘之壽，現有牙牌在此。」守門者見有牙牌，遂放孟良進城。

次早，太后設朝，文武賀畢，侍臣奏曰：「黃河漁父進魚上壽，現在午門之外，不敢擅入。」太后召入。孟良獻上其魚，太后曰：「明日來受賞賜。」孟良拜謝而退。蕭后令有司大排筵宴，文武盡歡而飲。有詩為證：

輝煌宮禁壽筵間，竹葉香浮琥珀杯。  
深感主人情意渥，醉餘不覺玉山頹。

文武飲至漏下二更乃散。次日，文武入趨謝宴畢，忽近臣奏曰：「西羌國進貢大宋一匹驢驕良驢，路過幽州，被守關軍人奪來。」蕭后命牽人來看。只見碧眼青鬃，紅毛卷紋，高六七尺。太后看罷大喜，令有司看養。

孟良聞知此事，密往視之，果兄好匹良馬。遂尋思先取骸骨，然後計較此馬。抽身竟往紅羊洞去。只見令公骸骨將一石匣盛著在內。孟良取包袱出來，將骸內裹了，走到洞口，被番人捉倒，喝曰：「汝何人也？想必是個奸細。」孟良曰：「小人是黃河漁父之子，日前獻魚上娘娘之壽，蒙賞父子酒食。吾父被酒醉死，欲帶血屍回去，路途又遙，只得將屍來此焚化，包取骸骨歸葬。」言罷大哭。番人見其哀慟情狀，遂深信之，放出洞來。孟良既脫，及歸下處，將骸骨藏了。

次日往藥鋪買兩個天南星，回下處春搗成末，帶入廄去。只見番人正在煮豆。孟良乃近槽邊撒下其藥，竟回去了。那馬去吮槽，被藥麻倒。及待喂馬軍人將豆來喂，那馬不食。軍人慌報司官，司官急奏太后。太后曰：「馬之不食，莫非汝等失調理也？」司官奏曰：「非臣等失調理，但異鄉之馬來此，不服水草，乞娘娘出下榜文，招取能醫馬者來看何如？」太后允奏，即出榜文，張掛於外。孟良竟往揭之。守軍引見太后，太后見是漁父，乃問曰：「汝又能治馬？」孟良曰：「臣祖專門治馬，故小人亦粗知其一二。」太后曰：「此馬我甚愛之，汝能治癒，平復如初，即封當職。」孟良拜謝畢，同司官至廄中，假意看馬。良久之間乃曰：「馬初到此，不服水土，食豆太多，肚腹膨脹，故不食也。」因令軍人將馬搗倒拿淨水洗其口，復把甘草末調水，灌了幾碗，遂放起來，把草料與食。那馬復食如故。

次早，司官進奏太后。太后聞奏大喜，即宣孟良升殿，言曰：「卿醫好此馬，今授汝燕州總管之職，以彰醫馬之功。」孟良叩頭謝恩，自思：「我為此馬，而為此計，非為官職。」遂復奏曰：「今蒙娘娘授職，感恩無地。但此馬雖愈，病根還未盡除。若不調理，後恐再發，難以醫治。臣願帶任所，馳聘幾日，治癒斷其病根，方保無虞。」太后曰：「卿言有理。」遂令孟良帶往燕州

而去。孟良得旨叩頭謝恩。退到下處，取了令公骸骨，辭了店主，跳上驢驢良驢，不去燕州，竟望佳山寨而走。有詩為證：  
隻身取卻令公骸，慨想誰如彼壯哉。  
槁木遼人機術巧，又將良驢帶將來。